



# 罗布泊的孩子

*LuoBuPo De HaiZi*

徐鲁◎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**ARTIME**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 罗布泊的孩子

*LuoBuPo De HaiZi*

徐 鲁◎著



**ARCTIME**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布泊的孩子/徐鲁著. 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4.3  
ISBN 978-7-5397-7216-5

I. ①罗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8228 号

### 罗布泊的孩子

徐 鲁 著

出版人:张克文 策 划:张克文 徐凤梅 责任编辑:何军民 陈明敏  
装帧设计:缪 惟 责任校对:江 伟 责任印制:田 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ahse@yahoo.cn

新浪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63533521(办公室) 63533531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20 插页:4 字数:255 千

印 数:1-50 000

版 次: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7216-5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Contents

## 上 部

S H A N G B U

---

- 一 大皮靴伯伯 / 3
- 二 在西去的列车上 / 16
- 三 神秘的罗布泊 / 30
- 四 胡杨树下 / 37
- 五 郑叔叔的故事 / 49
- 六 帐篷里的马兰花 / 56
- 七 啊,碱水泉 / 64
- 八 高高的门槛 / 71
- 九 妈妈的榆树沟 / 80
- 十 郑叔叔归队 / 88
- 十一 暴风雨中 / 96
- 十二 站在村口的阿婆 / 104
- 十三 小山村的欢笑 / 114

- 十四 铁的队伍 / 124
- 十五 淡淡的白雾 / 132
- 十六 在高高的雪山上 / 141
- 十七 压不垮的胡杨树 / 153
- 十八 雪山作证 / 165
- 十九 痛失战友 / 177
- 二十 蘑菇云升起 / 1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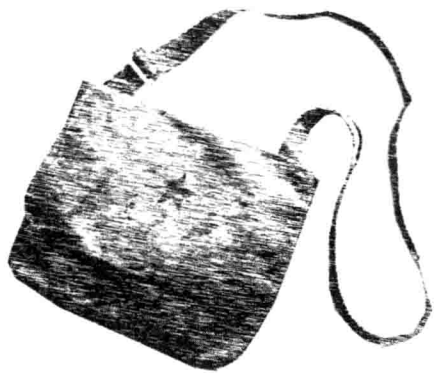
# 下部

X I A B U

---

- 二十一 沙枣树上的小姑娘 / 203
- 二十二 去库尔班爷爷家 / 215
- 二十三 罗布泊小学 / 222
- 二十四 金黄色的小鸡娃 / 231
- 二十五 跑路鸟 / 240
- 二十六 沙窝里的小狼 / 248
- 二十七 不平静的山谷 / 259
- 二十八 严酷的季节 / 266
- 二十九 坚强的人 / 274
- 三十 宝剑匣中鸣 / 284
- 三十一 爸爸的眼泪 / 290
- 三十二 高山上的花环 / 299
- 三十三 永远的马兰花 / 306

SHANGBU  
上部



这些故事讲起来，已经很久远了……

是啊，是那样的久远啊！离今天已经有五十多年了。

可是，无论它有多么久远，无论将来我衰老成什么样子，只要我还有记忆，只要我还能回忆起往事，我就会永远怀着最美好的感情，去想起这些故事，去想起他们来——我童年时代的那些最好的小伙伴：

小勇、锁柱、妞妞、大海、小罗布……







## 一 大皮靴伯伯



这些故事讲起来，已经很久远了……

是啊，是那样的久远啊！离今天已经有五十多年了。

可是，无论它有多么久远，无论将来我衰老成什么样子，只要我还有记忆，只要我还能回忆起往事，我就会永远怀着最美好的感情，去想起这些故事，去想起他们来——我童年时代的那些最好的小伙伴：小勇、锁柱、妞妞、大海、小罗布……

还有我的爸爸、妈妈，还有库尔班爷爷、大皮靴伯伯、郑楷叔叔和雷雨晴阿姨、李光叔叔、老虎叔叔、孙来燕叔叔和尚豹子叔叔，还有唐韵阿姨……

他们都是从我的生命和心中走过的人。

今生今世，我将永远怀着感恩的心，感激他们，怀念他们……

那么，孩子们，我该从哪里讲起呢？

让我想想……哦，就从“大皮靴伯伯”讲起吧。

不过，那时候，我还没有出生呢。我的那些好朋友——小勇、锁柱、妞妞、大海、小罗布，都还没有出生呢！

大皮靴伯伯姓张，爸爸、妈妈和部队里的叔叔、阿姨都称他“张司令”。可

是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时，他就让我叫他大皮靴伯伯。

那是我刚刚来到罗布泊的时候。他来我们家找我爸爸谈事情，看见我正坐在门口看一本连环画，就敞开他那大嗓门，笑着说：“嗨，这是从哪里来的小丫头啊？长得真俊啊！”

大皮靴伯伯长着满腮的大胡子，肤色真黑！

我说：“我不叫小丫头，我叫小春。”

“嗨，小春？好！这名儿好记，一看就知道是春天里出生的。这么小就能认字儿了？聪明！家教好！在看什么小人书呢？”

我把书皮儿翻过来，给他看，他大声地念着：“《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》，嗯，好，这个故事我知道。好好念，小春，将来准会有出息！”

我问他：“你找我爸爸吗？你是谁？”

大皮靴伯伯故意逗我说：“我嘛，我也是一个大皮靴叔叔，你看——”

他抬起一条腿让我看。他脚上真的蹬着一双黑色的大皮靴。

“小春，你以后也叫我大皮靴叔叔——不，叫大皮靴伯伯，好不好啊？”

“好，就叫你大皮靴伯伯！”

“大皮靴伯伯”这个称呼就是这么来的。他是我好朋友小勇哥哥的爸爸。

那时候，他是最早进入罗布泊的那支部队的司令员。

在我和我童年时代的那群小伙伴眼里，大皮靴伯伯一直是罗布泊这个地方“最大的官”，他好像一年四季都穿着黑色的大皮靴。

爸爸对我说过，这是大皮靴伯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养成的习惯。

那年夏季，大皮靴伯伯率领一小支队伍，第一次进入了罗布泊沙漠。那时候大皮靴伯伯还不到四十岁……

狂风吹卷着黄沙，在茫茫的沙漠上肆虐着……

这一小支队伍，个个都穿着黄色的军装，戴着挡风镜，有的还背着无线



电报机和各种仪器设备。

大皮靴伯伯走在最前面。他身材魁梧、敦实，拄着一根粗大的、光滑的胡杨树枝，顶着风沙，大步向前迈进，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前面的两位向导。

这两位向导，就是库尔班爷爷和他的女儿。

库尔班爷爷就是我的朋友小罗布的姥爷。不用说，库尔班爷爷的女儿就是小罗布的妈妈了。

库尔班爷爷是当地的维吾尔族人，世代都在罗布泊沙漠上的孔雀河边居住，靠打猎和捕鱼为生。所以，小罗布也是一个小猎手，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学会了打猎。

当然啦，这时候小罗布也还没有出生呢。

他们迎着大风沙，在沙漠上艰难地跋涉。

大皮靴伯伯问：“老乡，孔雀河快到了吧？”

库尔班爷爷说：“首长，快到了！哦，愿真主保佑你们，翻过这个风口，就能喝到孔雀河的水了。”

大皮靴伯伯“噗噗”地吐着满嘴的沙子，大声招呼着走在后面的一个人：“老张，张政委，咱们胜利在望了！再加把劲，翻过这个大风口，就到孔雀河了！”

张政委就是张真叔叔，他和通信员等几个人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。

他使劲地拍打着满身的沙土说：“鬼名堂！这里的风沙真大啊！真难以想象，当年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怎么会走到这么个鬼不生蛋的地方来！”

大皮靴伯伯说：“飞鸟不到，人迹罕至，老张啊，我们要寻找的，不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场子吗？”

“是啊是啊！司令员，你可是跟党中央拍了胸脯的，说是不找到一块可以写什么诗的地方，就誓不回还！”

大皮靴伯伯把大手一挥,说:“写大诗的地方!就像成吉思汗弯起大弓射大雕的地方!”

对了,我忘了告诉你们了,大皮靴伯伯不仅是一位将军,还是一位诗人。爸爸告诉过我,大皮靴伯伯早些年在东北打仗的时候,就写过许多诗,后来又率领部队抗美援朝去了朝鲜,在朝鲜战场上又写过很多诗。

现在,毛主席、党中央派他到罗布泊沙漠来,他想象着,他是要在这里找到一块可以写一首“大诗”的地方。

当然,现在谁也不知道他要写的是一首什么大诗,而且,写一首大诗的地方竟然需要到大沙漠里来寻找。

张真叔叔笑着说:“司令员,人迹罕至的大场子,我们算是找到了。可是,总不能让我们两个当‘光杆司令’吧?我着急的是,我们的兵在哪里呢?”

大皮靴伯伯说:“说得对啊!我们将要做的,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业!没有兵,没有成千上万的兵,可不行啊!”

“而且是成千上万的特殊的兵!不是拿枪杆子,而是拿笔、拿测试仪器、拿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武器的人!人啊,他们在哪里呢?”

这时候,大皮靴伯伯望着茫茫无边的大沙漠说:“草原,是马儿奔驰的地方;盐池,是养骆驼的地方;戈壁滩,是生长胡杨树的地方。老张,你放心吧!一旦有了这个大场子,兵,会有的!一切都会有的!”

又走了大半天的工夫,大皮靴伯伯和库尔班爷爷他们终于走到了辽阔、空旷的孔雀河边。

这里是荒无人烟的盐碱滩,不用说,看不见一个人影儿,只有一片片芦苇在风中呼啸着……

河滩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原始、荒凉。

大皮靴伯伯带着这一小队队伍在河滩上站定。

他长长地舒了口气说:“孔雀河!总算找到你了!”

说着，他就捧起河水喝了一口。可是，水刚一入口，他就猛然“噗噗”吐了出来：“嗨！怎么这么苦啊？像碱水一样！”

库尔班爷爷说：“首长，这孔雀河的水，就是这样又涩又苦，连牲口喝了都会拉肚子的，人就更不用说了！”

大皮靴伯伯说：“如此看来，孔雀河徒有美丽的虚名啊！”

库尔班爷爷说：“首长，能喝的甜水不在孔雀河，在那边的博斯腾湖里。”

“哦？库尔班大叔，那博斯腾湖离这里有多远？”

库尔班爷爷说：“要是没有风沙的天气，得走一整天的路程呢！”

这时候，大皮靴伯伯转身喊道：“通信员！”

背着报话机的通信员跑步上前：“到！”

“现在，给北京发报，就说我们已经找到了……可以写大诗的地方！”

“是！”通信员似乎还有点犹豫，说，“写……大诗的地方？”

大皮靴伯伯坚定地说：“对，就这么说。”

就在通信员叔叔开始调试电台准备发报的时候，大皮靴伯伯的目光被草滩上一簇小小的、正在盛开的蓝色小花吸引住了。

他忍不住问库尔班爷爷的女儿、漂亮的维吾尔族小姑娘：“阿依古丽小妹妹，这是什么花啊，这么美丽？”

阿依古丽回答他说：“首长，这是马兰花，可香啦！”

库尔班爷爷也接着说：“首长，这可是罗布泊这个地方的吉祥花啊！”

这时候，通信员叔叔大声问道：“首长，北京在问，可以写大诗的地方叫什么名字？”

大皮靴伯伯略一思索，脱口而出：“马兰！就叫马兰……”

从此，“马兰”这个地名，就在罗布泊沙漠里诞生了。

没到过罗布泊的人，也许怎么也不会想到吧：在这么荒凉、贫瘠和风沙肆虐的沙漠戈壁，竟然会生长着一种生命力那么顽强、又那么美丽和芳

香的小花——马兰花。

对了，孩子们，你们也许都没有见过真正的马兰花吧？

当我还住在苏北外婆家的时候，我也只是从外婆给我讲的那个童话故事里知道的——世界上有一种神奇的马兰花。

那个童话讲的是，一个勇敢的青年搭救了一位上山打柴坠入山崖的老爷爷。老爷爷有两个女儿，名叫大兰和小兰。青年人托老爷爷把一朵神奇的马兰花带给他的女儿。可是，懒惰的姐姐大兰看不起这朵野花。妹妹小兰不但接受了它，还非常珍惜这朵小野花。后来，小兰和这个青年相亲相爱。姐姐大兰十分嫉妒。这时候，一只恶毒的老猫让大兰带着它潜入山林，杀害了小兰，夺走了这朵马兰花。幸运的是，在山林里的小伙伴们帮助下，那个勇敢的青年把老猫推下悬崖，救活了小兰。美丽、神奇的马兰花重新回到了善良的人们手中，小兰、青年和山林中的动物小伙伴们都过上了幸福和安宁的生活……

小时候，在我的心目中，马兰花就是这么神奇的一件宝物。

那时候我还想象过，我的爸爸妈妈工作和生活的地方，也许就像童话里描写的马兰山一样吧？

只有等到妈妈把我从外婆家接到罗布泊以后，我才见过真正的马兰花，也看到了爸爸妈妈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……

让我接着往下讲吧。

在孔雀河边，大皮靴伯伯话音刚落，张叔叔就在一处干裂的芦苇丛边发现了惊人的一幕。

他连忙招呼说：“司令员，你快来看这里——”

大皮靴伯伯和几名战士赶紧跑过去察看。

只见干裂的河滩上，露出了一具具惨人的骷髅，仔细分辨，里面有人的骷髅，也有骆驼等动物的尸骨，看上去是那么恐怖、蛮荒……

大皮靴伯伯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说：“难怪那个探险家把这里称作‘死亡之海’，真是名不虚传啊！”

就在那一天，在空旷的、荒凉的孔雀河畔，第一次响起了“滴滴……”的无线电波声。

无线电波从孔雀河畔和罗布泊荒原一直传到了北京，传到了毛主席、党中央工作和生活的地方……

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。在未来的历史里，人们都会记住：这一年，张司令——就是我们的大皮靴伯伯，还有另一位姓张的副司令——率领的一支小分队，由库尔班爷爷和他的女儿——就是我的好朋友小罗布的姥爷和妈妈——做向导，在中国西北罗布泊荒原上，选定了马兰这个地方，作为中国核试验基地的总部和生活区……

那么，这时候，我的爸爸、妈妈在哪里呢？

唉，讲起来，还真有点让人心酸呢！

我先讲我的爸爸吧。这时候，我爸爸正在他老家的河边抬石头，给自己挣上大学的学费呢。

爸爸的老家在福建省永春县的一个小山村里。当时，那里还很贫穷，很落后。

就在大皮靴伯伯到达孔雀河边的那一年，我爸爸刚刚收到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可是，眼看着开学报到的日期已经临近了，爸爸却还没有凑够上大学的学费，甚至连路费都没有呢！

这一天，村外的河边，采石场上，爸爸正擦着满脸的汗水，抱着一根粗大



的抬石头用的木棒，在排队领取一天的劳动报酬。

队长在一个个地点名，给大家分一天的报酬。

队长喊着我爸爸的名字，把几张皱皱巴巴的纸币递给了爸爸，说：“方俊德，这是你今天挣的钱，拿好了，可不要乱花啊！”

爸爸手心里的血泡都磨破了，缠着的纱布上渗出了鲜红的血迹。他双手接过了对他来说是那么珍贵的钱，有点失望地说：“队长，就这么一点啊？”

队长叹了口气：“有这么一点就不错了，小伙子，你知足吧！按说呢，像你这么小的年龄，还不能算成人劳力，你个子瘦小，又没有多大力气，要不是你们村支书说情，采石场根本就不会要你的！”

这时候，爸爸同村里的一位好朋友，我从小到大一直叫他“阿勇伯”的，从后面走过来，悄声问：“俊德，还差不少吧？”

爸爸沮丧地说：“阿勇哥，在这里抬了半个月的石头，学费还没挣到一小半！眼看着开学的日子就要到了，我看我这个大学是上不成了！”

阿勇伯安慰爸爸说：“先别这么说，再想想办法吧。给，我这点也给你凑上。”说着，他把手上的钱塞给了我爸爸。

“这……阿勇哥，这是你的干活所得……”

阿勇伯说：“快不要啰唆了，赶紧回家去吧，别让你阿妈等得着急，明天再来吧。”

这天夜晚，电闪雷鸣，下起了大雨。

爸爸老家那个村庄名叫紫玉村。黑夜里，一道道闪电划过，把小小的紫玉村上空照得煞白煞白的。

爸爸后来跟我说过，那天也许是老天故意要让他加深一些记忆，整个夜晚，一个又一个响亮的雷不断响起，村里村外暴雨如注……

在一栋简陋的农家矮屋里，爸爸的阿妈——就是我的奶奶，正在忙着做晚饭。爸爸垂头丧气地在拉着风箱，往灶里续着柴草。